



閩南語 ▶ 短篇小說 ▶ 教師組

蘇世雄先生

得獎作品 /

放生



【得獎感言】

用台語書寫臺灣，是留予囡孫上大的價值。

〈放生〉是描寫1个作稿人和狗的性命故事。

多謝阮某提供素材。嘛特別以這篇小說獻予我所尊敬，已故的丈人。

自從開始教台語，我就攞同步改用台語書寫。包括日常的電子批、『Line』、散文、小說伶劇本對白。因為干焦台語書寫，才會當完全正確表達出臺灣意識。

可能受影劇編導出身的影響，我寫散文伶小說，攞慣勢由影像概念出發。頭殼內先有鏡頭、畫面，然後才以書面台語表達出來。

2019年幸運得著臺南文學獎第2名伶本屆教育部母語文學獎第1名，這兩篇台語小說，就是這欸創作方式。包括往年彼幾篇台語作品嘛攞是按呢。

對戲劇編導到台語文學創作這兩條並行的路，我欲特別感謝3位恩師（照時間序）：

1. 已故金馬獎、亞洲影展最佳導演——李嘉。自我出道跟隨，伊就不斷訓練我的編導實務。可惜，我到今猶無啥物影視成就，足見笑！
2. 已故名電視製作人——顧英德。伊充分信任，予我1982年第1次擔任導演，就全權負責台視單元劇集《中國式接觸》的編導。前國策顧問郝明義伶前臺北縣議員，白曉燕的導師朱佩瑛，攞捌和我配合寫過劇本，一併致謝。
3. 碩論指導教授——李勤岸博士，語言學者兼台文作家。我是聽伊的台語課，才決心重回校園讀研究所的。行入台語文研究伶寫作這條路，受伊的影響上大。

放生

這擺，阿慶叔殘殘共心肝掠坦橫，無論某囡按怎苦勸、反對，伊都無beh軟心。伊決定今-á-日就共個兜彼隻烏狗Kut-looh掠去放生。

Kut-looh是3冬前阿慶叔對鹽水（kiâm-tsuí）拈轉來飼的土狗仔。

台灣農村家庭有飼貓、飼狗是足普遍的代誌。貓會咬鳥鼠，飼狗是為著顧農產品，驚著賊偷。阿慶叔和2个後生耕田種五穀，每期若到收成的時，厝前厝後的大埕擺嘛定定有農產品堆kah若山。因為家己的稻埕有夠大，埕外的縣道大路閣有設路燈，尤其離東引過路的派出所嘛足近，所以農產品一律載轉來大埕曝，擺毋免煩惱會著賊偷。飼狗對阿慶叔個兜來講，當然是無必要。若毋是3冬前彼擺緣分，Kut-looh嘛袂成做阿慶叔個兜的一份子。

彼年熱--人有1日，阿慶叔去鹽水的牛墟看牛，鬥鬧熱。中晝佇附近的麵擔仔食麵，看著1隻差不多才3、4個月大的烏色土狗仔，佇桌仔跔nàng來nàng去咧tshuē食。麵擔頭家phâng麵經過，嫌鎮地，就ná罵ná出跔共狗踢走。

人講「枵雞無惜箸」，枵狗其實嘛相鬨。腹肚枵就愛tshuē食，這是動物的天性。彼隻狗仔囡一時毋敢閣靠近麵擔，就改去擔邊的潘桶tshiau-tshuē。因為猶細隻，無夠kuân，煞共潘桶tiau一下ián-ián--倒。頭家足受氣，擲1枝掃帚衝倚去ná損ná趕。狗仔囡看毋是勢，尾仔iap咧趕緊逃命。一直走到街仔對面，看頭家無閣逐--來才停步。毋過若像食無飽毋甘願，猶遠遠掠麵擔仔這引金金看，毋甘就按呢放棄、離開。

頭家ná整理潘桶，ná指對狗仔囡唱聲：「好膽你閣倚來看覓咧，閣來就共你損予死……」

狗仔囡若像聽有，佇街仔對面khiā安定，毋敢閣倚--來。

阿慶叔看著足毋甘：「頭家，彼狗仔囡hiah-nī細隻，無通食足可憐，你毋通共踢共損啦……」

「我做這款麵擔仔生理，燒湯phâng來phâng去，哪會堪得予狗仔來tsia nòng出nòng入啦，足危險呢……」

「毋過，用踢用損--的敢就有效？狗仔知影你tsia有通食，只要若腹肚枵，伊自然就會閣來啊……」

「就是毋，仙趕都趕袂走，實在有夠煩……」

「……敢知影是啥物人的狗仔？……抑是……」

「我哪知？若有人飼，就袂走來tsia亂--ah……」頭家愈想愈氣：「若繼續àn-ne，真正趕袂走，我著來去報鄉公所，叫掠狗隊來共掠掠去死，較規氣……」

阿慶叔聽著「掠狗隊……」，心內著一驚。

彼當時，台灣各地方攏有設掠狗仔隊，專門四界出動咧掠流浪狗。聽講，凡是掠--入--去的狗，10隻有9隻攏無通活命轉--來。阿慶叔想到tsia，伊擰頭看向對面街仔。彼隻狗若像猶gōng-gōng毋知死活，kan-na一直流喙瀾，猶數想欲等機會閣過來討食。

阿慶叔趕緊食飽，另外閣買一寡豬頭皮、肉骨等，才離開麵擔。來到對面1樣樹仔跤，共肉、骨等食物攏倒出來。烏狗歡喜搖尾跳倚來，就大喙細喙開始拚命食。

阿慶叔去牽跤踏車過--來：「Kut-looh……」因為是烏狗，伊就用日語àn-ne共叫。

「緊食食予飽，通去別位tshit-thô，以後莫閣來tsia--ah，若無……」

Kut-looh當然聽無，kan-na頭tshih-tshih顧一直食。這隻狗仔因可能已經枵足久--ah。

阿慶叔知影加講嘛是無彩工。伊幌頭吐1下大氣，就hānn上跤踏車，騎向八掌溪橋，欲轉去義竹。

彼日，拄過晝，日頭猶佇正頭殼頂。好佳哉八掌溪邊小可有風，佇咱人五月時仔騎跤踏車往回鹽水kah義竹，熱罔熱，猶不致會著痧。阿慶叔看手錶仔，自透早出門到tann已經5點外鐘久--ah。伊想著愛趕緊轉去厝，通巡看披佇大埕的番麥曝好--ah未？騎上八掌溪橋了後，伊拄著順風，就借勢加速向前騎。突然間，阿慶叔若像聽著狗仔因佇車後咧吠。伊越頭一下看，原來是Kut-looh逐--來-ah。阿慶叔有淡薄á感覺意外，伊停車落--來。Kut-looh嘛拄好逐到位，覘佇阿慶叔跤邊一直搖尾一直跳

「Kut-looh，你食飽--ah？加足有元氣--ah哦…」

阿慶叔khû咧共Kut-looh攬攬so-so咧。Hiông-hiông，伊閣想起麵擔頭家拄才講欲報掠狗隊來掠Kut-looh的話語，he無論是真是假，總是會使人煩惱。

「愛記咧哦，看欲去佢位討食攞好，若彼麵擔仔，以後千萬毋通閣去--ah.....有聽--著-無？」阿慶叔足正經，對Kut-looh再三交代，無咧管伊到底是聽有抑聽無。

阿慶叔上車繼續騎，通beh緊轉去義竹。Kut-looh嘛一直綴佇車後，攞無離開。就àn-ne，Kut-looh真實一路綴阿慶叔轉來到義竹的厝。

Àn-ne應該算是有緣啦。阿慶叔佢厝內某囡，逐个攞感覺Kut-looh古錐，閣想起「狗來富」彼句俗語，無論有影抑無，既然是伊家己綴--來-的，咱就順其自然，決定共留咧飼也好啦。

佇Kut-looh猶未來進前，阿慶叔個兜嘛才tann-a飼1隻貓仔無佸久。彼は村長個兜的貓母生--的。半冬前，村長請阿慶叔這個前保正去開會，列席指導，回程當作伴手禮送阿慶叔掠轉來飼--的。規家伙仔到tann攞無人共貓號名，逐个攞直接叫伊「貓咪」。

草地所在，逐个攞tuà平階的低-厝-á，彼款居住環境無法度完全避免鳥鼠。真tsē人攞會佇厝內飼貓，就毋免煩惱會有鳥鼠來作怪。

一般印象，狗和貓攞嘛袂合，甚至會衝突、相拍。阿慶叔兜的貓咪頭一擺看著Kut-looh，確實有著一驚。伊共身軀弓kuân-kuân，閣giàng-牙出聲警戒。心內可能想講，毋知綴主人轉--來這隻精牲，到底是啥物來歷，有啥物企圖？

Kut-looh畢竟是流浪狗出身，少年罔少年，加減有走過江湖，尤其嘛看過袂少野貓。面對阿慶叔兜這隻細隻貓咪，伊若像無啥物特別感覺。Kut-looh守tiàm阿慶叔身邊，先吠2、3聲á回禮，同時嘛搖尾，表示善意。以1个「新來--的」身分，Kut-looh這款低姿勢的表現，予阿慶叔對伊相當呵咾佢放心。

貓咪弓身giàng-牙，對「入侵者」唱聲規晡，看Kut-looh除了搖尾，攞無其他動靜，伊家己嘛感覺無聊，就無意無意，恬恬sô去仆tiàm簾簷跤tuh-ku--ah。

Kut-looh和貓咪分別tuà佇龍引佢虎引伸手尾的工具間。歇睏時各自有家己的領域，食食嘛互相攞無衝突。準做日常定定會佇大埕相拄，若比照初次見面的氣氛，這對貓、狗實在是tshuē無冤家衝突的理由。甚至，個漸漸成做tshit-thô伴，不時都會tshuā出tshuā入，四界走跳。

講著掠鳥鼠，本來就是貓的天性，這是動物界真自然的代誌。毋過若連狗也會掠鳥

鼠，是毋是就較罕得聽見？一方面可能受「貓咪」的影響，Kut-looh自3、4個月大就來到慶叔兜，和「貓咪」做伙大漢，嘛做伙掠鳥鼠，當作是一種好sng的拍獵運動。另外，因為伊中型土狗的體格，動作猛掠，佇農家三合院這種環境，nng空nng縫毋是問題，所以掠鳥鼠對伊來講，足有發揮，嘛足有成就感。

啊若顧門、防賊偷，這種屬於狗的本份任務，佇阿慶叔個兜根本都無發揮的機會。慶叔兜的前後埕攏有倚路，嘛有路燈，離派出所閣足近。自日本時代到tann，個這附近攏毋捌發生過任何著賊偷的代誌。顛倒捌聽過隔壁庄較偏僻的所在，有農家共收成的作物暫時堆園tiàm田裡，煞予人利用暗暝，駛貨車來共作物全部攏偷載了了。這欸情形，若有飼狗咧顧，人欲來偷載作物，敢有遐爾簡單？

阿慶叔有讀冊，捌做過保正，佇地方上嘛算是小小的頭人，不時都有人會來個兜行踏。另外，個大埕邊彼口鼓井，一向攏公開供應予眾人免費使用。佇彼个水道水猶未蓋普及的年代，個兜的水井邊，逐日照三頓攏有人來咧tshiūnn水、洗盥，相當鬧熱。

Kut-looh對這欸不時有人來行踏、出入的情形，早就慣勢、適應--ah。所以，一般情形，伊攏袂共人吠，嘛袂隨便咬--人，算是真乖的狗。

Kan-na有一種情形，Kut-looh絕對毋肯放鬆，一定會堅持盡伊的責任。

任何來訪的人客，若有紮禮物來，Kut-looh攏無意見。但是人客若欲告辭，主人加減攏會送一寡家己的農產品做伴手。Kut-looh發現有人「偷」個兜的物件，當然以「現行犯」取締，硬吠硬逐，逼人著共「贓物」交出來，才欲放行過關。定定攏著主人喝聲阻止，伊才毋情毋願，勉強放人離開。

Kut-looh對hia--的「賊」攏kan-na會吠、會逐，有時會去搶咬「贓物」，毋過攏毋捌會咬--人。這欸猶算有站節的「自律」表現，予阿慶叔佻厝內大細至少毋免煩惱會踏著紅線。一直到有一遍Kut-looh因為執行任務過頭認真，煞意外害人著傷。彼擺事件毋但致使阿慶叔足袂諒解，嘛連帶影響Kut-looh後來的運命。

代誌著愛對阿慶叔選囡婿的故事講起。

阿慶叔有6个查某囡。佇彼个需要男丁才通擔當田穡的農業時代，生查某囡攏予人講是食了米、了錢貨。毋過阿慶叔足巴結，查某囡既然生--ah，伊嘛是攏照起工疼，予逐个攏去讀冊讀到家己毋讀為止。甚至第二查某囡功課好，足難得讀到高女畢業，是通庄的惟

一。連當地的國校校長都惜才，一直來koo-tsiânn伊去教冊，做老師。第三--的嘛因為勢讀冊，後來做tshin-tsiânn的時，男方認出是同學，特別欣賞，積極促成婚事。

毋過，對頭前彼幾個囡婿，阿慶叔嘛有一寡無夠滿意，甚至失望的心事。比如大囡婿，原本看伊人範袂耜，田地財產嘛有，才答應親事。想袂到這個囡婿對作稿無興趣，規日lōng-liú-lian，四界趁，共田穡擺放咧予某家己1個人去舞。阿慶叔看著當然毋甘。

第二囡婿，原本阿慶叔是信任媒人婆講伊咧食公家頭路，閣強調是「在額--的」。Siāng知影，嫁過門了後才發現原來是公營化工廠的臨時工，錢趁少閣無穩定。因為探聽無清楚，煞害第二查某囡對有財產的後頭厝嫁去綴人過散赤生活，阿慶叔一直攞足自責。

嫁過3个，猶另外有3个猶未做--人。因為有頭前無蓋滿意的經驗，阿慶叔suà-落對查某囡的親事就加足嚴格、頂真。若無查kah足清楚、滿意，絕對無欲tshìn-tshái就允--人。

佇義竹，阿慶叔嘛算是小地主，好額人。少年時期看準製糖事業有市場，捌家己開糖廊，用家己種的白甘蔗kheh-糖賣--人。生理足好，趁袂少錢，阿慶叔就一直蓄土地，就按呢累積附近庄頭十外甲田園。一直到後來，日本政府開始設立大規模的製糖會社了後，阿慶叔的糖廊拚袂贏人，才只好關--起-來。

阿慶叔是草地所在足罕見的讀冊人，伊其實對種田無算內行，所以大部分田地攞瞞予田佃去作。準做後來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，憑伊予人放領tshun的田園，佇義竹鄉下，嘛猶算是有財產階級的好額人。厝邊頭尾攞講阿慶叔只要跣踏木屐，三不五時去田頭田尾tshìn-tshái踢踢咧，規傢伙á就攞有通食--ah，實在是足欣羨。

所以，每遍若聽著風聲，講阿慶叔閣有查某囡欲做--人，馬上就會佇附近媒人界造成轟動。除了因為阿慶叔兜的好門風，做親情極受歡迎，上主要、上現實--的，當然是it--著阿慶叔出手毋捌輸--人的媒人禮啦。尤其猶未嫁這3个，攞有讀到初中以上，特別是上煞尾彼--的，是佇王永慶的南亞塑膠公司咧食頭路。南亞塑膠佇彼當時是全國第一大企業，薪水待遇好，每年閣會配股票予員工。尤其這個厝查某囡毋但是在額--的正式頭路，閣是佇總經理室咧靠桌仔角的職務，行情有較好，當然特別受注目。

彼段期間，除了真tsē專業的媒人婆會相爭來行踏、牽線，親族間嘛加減攞會tàu相報。阿慶叔因為頭前嫁彼3个查某囡，攞有誤信著「媒人喙，hōo-luì-luì」，害伊為著查某囡的婚後生活一直掛心，毋甘到tann，心內準想欲反悔嘛已經袂赴--ah。所以，伊tsit-má

的心態變kah加足謹慎，男方的狀況若無探聽kah足安心，伊絕對袂隨便tìm-頭答應。

照正常倫理，前3个查某囝嫁了，自然就愛輪著第4--的。偏偏這個第4--的較有個性，加上頭前3个無蓋滿意的經驗，伊一直攏對媒人婆介紹的傳統方式足反感，毋肯接受。逐遍無論人報啥物條件的對象，伊攏連聽都毋聽，嘛無興趣看對方的相片，就直接講無愛。有幾若擺，知影媒人婆欲來，伊就刁工覷--起-來，抑是牽Kut-looh出去tshit-thô，完全無欲tshap--人。阿慶叔足頭疼，嘛足無奈，只好開始考慮第5--的。

第5--的會曉做裁縫，生做嘛婿；第6--的有南亞塑膠的好頭路，猶較受歡迎。足tsē媒人婆做第4--的無成，就開始換爭取欲趁這2个細漢-á的媒人禮。

其中有1个tuà-佇隔壁庄，講是做親情已經有30外冬經驗的阿春嬭，聽著風聲，嘛來報線索。這個阿春嬭少年的時陣定定綴個翁四界去賣雜細，時間一咧久，人熟似tsē，就順繼這庄牽過來，彼庄牽過去，兼做媒人頭路。因為賣雜細上有生理--的多數攏是胭脂水粉伶絲綢、花仔布類，阿春嬭逐遍攏會抹粉、點胭脂，共家己裝婿-婿，兼做móh-teh-luh宣傳。一直到tsit-má已經無賣雜細--ah，阿春嬭嘛是猶保持便若出門一定會梳妝打扮的習慣。

阿春嬭頭一擺來慶叔兜，伊的打扮造型就予規家人攏有特別印象，甚至會使講是驚--著。伊身穿旗袍，規粒頭髻電kah phòng-sai-sai，閤硬戴1頂大甲草帽，帽仔圍箍1條紅彩帶，佇正手并結1个tsiō-tsió收煞。伊的皮膚無算白，規个面，粉抹足厚，膨粉的芳味予人遠遠就鼻會著。除了點胭脂，目眉嘛畫恰比柳葉較粗。另外，較奇怪--的是，伊的領仔頸有hâ 1條粉紅色的絲仔巾。佇嘉南平原的七月天，這款和驚熱戴帽仔同時出現的穿插，敢毋是足矛盾？彼の年代，台灣社會猶足保守，尤其佇農村所在，一般女性閤較愛婿，嘛足少有人咧畫妝。像阿春嬭彼款tsng-thānn，當然特別引人注目。若欲舉例來形容，會使講小可有成歌仔戲齣內面，老旦的造型。連Kut-looh看著人，鼻著味，都特別好玄，綴來觀察規瞞。伊鼻鼻看看咧，煞連繼拍幾若个咳嗽。

阿春嬭莫怪人講伊是專業的媒人婆，未曾來就已經先探聽過阿慶叔兜的種種，閤有tshuân成十个男方的資料來，連大細張相片都攏有。

「這個生做足將才，佇高雄硫酸銨廠食頭路.....做肥料--的，公家頭路上穩當，攏免驚會倒.....」阿春嬭那提1張相片出來，那講。

「食頭路--的阮較袂合呢，看有別項--的無？」阿慶叔聽著「食頭路」，閤是「公家--

的」，無等阿春姨繼續講，就直接拒絕--ah。

「食頭路--的較單純，月月有固定薪水通好領，有啥物通袂合？」

「食人頭路，著愛看頂司的目色，固定領人算便、賞賜的死薪水，敢有啥物出脫？」

「食頭路--的毋好？.....」阿春姨反應嘛緊，伊隨想著：「聽講恁上細漢查某困嘛是咧食人頭路？你敢嘛嫌伊毋好？」

「南亞塑膠是全台灣這支--的.....」阿慶叔足驕傲，比出大頭拇：「阮細漢查某困閣是佇總經理室咧靠桌仔角--的，全公司的查某員工，嘛kan-na伊1个有這款缺.....」

阿春姨一時毋知欲按怎應話。

「查埔人愛飼某困，擔當家庭，一般食頭路人所趁有限，我較無愛.....」

阿春姨想想咧，趕緊閣另外tshuē 1張相片出來：「抑無這個.....佇新營咧開百貨店，家己做頭家哦.....」

「家己開百貨店？.....」阿慶叔接過相片：「啊.....彼間店敢是個家己的厝？」

「共人稅--的啦，新營的厝hiah-nī貴.....毋過伊選彼間店的地址足好，三角窗呢，市草袂耷，真鬧熱.....」阿春姨一直強調、呵咾：「你看tang-時若有閒，我會使恁你來去共看覓咧，伊he店面足大範，足嬌，若像百貨公司咧，全新營上高級--的.....」

阿慶叔無等阿春姨講煞：「真濟開店人，kan-na顧共1間店面裝潢kah phài-phài-phài，事實上到底有趁錢--無，看袂出來，顛倒定定愛走銀行，tsông三點半，這.....開店人，我袂放心呢.....」

「食頭路--的毋好，家己開店--的你也無愛.....按呢.....」阿春姨面色無啥好看，只好繼續閣掀tshuē伊手裡彼疊相片。

「猶閣有.....」阿慶叔繼續補充：「無財產--的，我嘛無愛thin親。會當比阮較有--的上好，若無嘛著加減有田園土地.....只要有家己的田園，上少就毋免驚無通食--啊.....」

阿春姨有喙講甲無瀾，共事先拍拚收集的成十个「將才」攞推銷無成。只好暫時告退，答應繼續走tshuē好對象，通另日才閣來報告。

阿慶叔足有誠意，特別tshuân幾若項禮物，送阿春姨做伴手，閣親身送伊行出大廳。這時，佇東引伸手尾的龍眼跤，當咧和貓咪耍的Kut-looh看著，就那吠那逐，走足緊過來共阿春姨聞咧，毋放伊走。

阿春姨hiông-hiông驚--著，那閃那bih tiàm阿慶叔尻脊後：「啊唷，哪有這隻痾狗，hiông-hiông走來tsia欲咬--人啦？.....救人哦，我足驚狗--的.....」

「Kut-looh！袂使，緊共我閃邊仔，袂使倚來.....」阿慶叔那喝，那tsinn做前去共Kut-looh聞咧。

Kut-looh猶繼續吠阿春姨，毋肯退後。阿慶叔衝進前大聲喝，閣作勢欲共踢，Kut-looh才勉強閃開，毋敢閣來tshinn阿春姨。

「這是恁兜飼的狗喔？哪會tsiah-nī惡啦？欲共我驚死.....」

「歹勢，歹勢啦，煞共你驚著？.....」阿慶叔一直會失禮。

阿慶叔共散落一四界的禮物攏拏起來，那會毋著，那送阿春姨行出大埕，一直到大路邊。閣向腰用日本式的鞠躬共阿春姨行禮，看阿春姨漸漸行遠，伊才倒轉--來。

顧門、防賊，生本就是狗的本性。Kut-looh一向屈入無屈出，無論人客tsah佻tse禮物來，伊攏無意見。毋過，便若發現有「現行犯」對主人兜「偷提」物件欲走，伊就會逐出來阻擋。這是伊守本分，盡責任的基本表現，嘛毋是頭一擺才發生的代誌。對主人來講，因為Kut-looh猶算有站節，從到今kan-na會大細聲吠，攏猶毋捌真正共人咬過，所以阿慶叔並無特別煩惱。

阿春姨雖然喙講足驚狗，毋過想著有比人加足tsē，會使算是附近鄉村上大包的媒人禮通趁，伊真緊就共Kut-looh會逐人、吠人的代誌放袂記--得-ah。

2禮拜後，阿春姨又閣歡頭喜面，來到阿慶叔兜。這回，伊有特別照阿慶叔選囡婿的3大原則，發揮最高效率，收集10外份全新的「人事資料」，欲來呈獻予阿慶叔挑選。伊的穿插打扮除了維持原本的歌仔戲風格，這擺閣有加掛一副烏仁目鏡。身軀頂嘛若像hiù袂少明星花露水，加上新竹膨粉的粉芳，經過流汗，日曝，煞予人鼻著若像是消毒水的氣味。

阿春姨莫怪是賣雜細出身，南北二路的線索確實足濟。伊推薦的人選，北到基隆，南到屏東；有家己種田--的，嘛有tsíng漁船仔--的。偏偏阿慶叔有夠勢揀，聽過阿春姨的簡

報，對彼10外个對象猶是無佻俗意。阿春姨講kah喙焦、起熱，頭殼額、鬢邊開始津汗。伊擲彼枝絲仔布面的葵扇那iat，目頭結結，已經笑袂出來--ah。

阿慶叔照舊例，送阿春姨大包細包足濟伴手禮，閣親身送伊行出大廳。這日下晡，毋知Kut-looh是毋是走去佗位moo-hui、迤迤，規的大埕空空空，攏無看見狗影。阿慶叔送阿春姨經過大埕，到大路邊，鞠躬行禮說謝。看阿春姨行開了後，伊才越身回轉。

阿慶叔都猶未轉到大門前咧，就hiông-hiông聽著狗咧吠的聲。He狗吠聲聽著足熟，伊心內「tshiǎk」一下：「啊，害--ah，敢會是Kut-looh轉--來，佇外口拄著阿春姨？.....」

阿慶叔隨翻頭衝--出-去，可惜，已經siunn慢--ah。伊看著阿春姨已經跋倒佇路口的水溝邊，身軀有一半phih佇水溝內。Kut-looh那吠，那去搶咬阿春姨的「伴手」禮物。阿慶叔非常緊張，衝進前，那大聲喝退Kut-looh，那趕緊共阿春姨對水溝內giú--起-來。

「唉唷喂啊.....足疼的.....我的跔骨斷--去-ah啦.....」阿春姨那摸跔目，哀kah足大聲。

「跔骨斷--去-ah？敢有影？.....」阿慶叔看阿春姨的跔目，一時毋敢確定傷勢，煞愈著急。

「我隨叫車送你去病院，你等一下，我隨來去叫車.....」

「唉唷.....有夠疼--的啦.....」阿春姨那哀那罵：「無彩你是做過保正的人.....你若嫌我牽的對象無滿意，嘛毋免tiau-kang放狗出來咬--人啊.....夭壽痛狗，有夠惡--的啦.....」

經過驗傷，阿春姨是跔目nau著、皮肉tshè傷，好佳哉跔骨無斷--去，較萬幸。雖然傷勢無算嚴重，毋過阿春姨彼句「若嫌我牽的對象無滿意，嘛毋免放狗出來咬--人.....」對阿慶叔來講，才是上袂堪得的重傷。阿慶叔佇日本時代確實做過保正，佇地方上算是有名望，受人尊敬的頭人。伊一世人毋捌做過任何虧心事，tsit-má為著共查某团tshuē對象，煞予媒人婆誤會「放狗咬人」。這是對伊人格上大的侮辱，伊絕對袂當接受。

考慮的結果，為著名聲，尤其為著後手彼3个查某团攏猶未嫁，阿慶叔決定欲放棄Kut-looh這隻狗，無愛閣飼--ah。若無，恐驚以後攏無媒人敢閣來個兜行踏。

問過幾若个親友，攞無人欲接手收留Kut-looh去飼。早期佇鄉村所在，無人開錢咧買貓、狗，攞嘛親友厝邊免費相送。毋過攞是自幼囡就分來飼，像Kut-looh已經三、四歲--ah，人就較無愛。

問無人欲tinnh，只好掠去放生。

彼日透早，阿慶叔佇跔踏車後架縛1跔竹籃，載Kut-looh出門。伊先向西騎到頭竹圍，感覺猶無夠遠，閣幹上北，繼續騎往埤仔頭方向。佇1坵甘蔗園邊的樹仔跔，阿慶叔停車歇睏，嘛順繼放Kut-looh落來食水。

Kut-looh若像hiông-hiông發現啥物，煞拚足緊tsông對甘蔗園內去。

「Kut-looh，你咧創啥啦？緊出來.....咱欲去別个所在咧.....」

阿慶叔等Kut-looh佇甘蔗園內走-tsông規晡攞毋出來。伊hiông-hiông想著，既然àn-ne，哪毋規氣就共Kut-looh放tiàm tsia？趁這馬伊猶佇密密的甘蔗園內無看--著，我若緊來走，應該是上好的時機？伊愈想愈感覺妥當，就趕緊共跔踏車牽咧，倒翻頭拚足緊騎咧走。毋過愈生狂緊張，伊愈騎袂好勢。無細膩煞連1跔木屐都落去，伊嘛毋敢停落來扶，kan-na趕一路騎車，兇狂拚走。

阿慶叔phīnn-phēnn喘，轉來到厝前大埕。伊著一驚，看著Kut-looh竟然比伊較早一步，已經先轉來佇大埕和貓咪咧耍--ah。

Kut-looh看著主人轉--來，緊去共彼跔扶著的木屐咬來討賞。原來伊坐佇跔踏車後架的竹籃仔內，目睵對竹簾仔縫猶看會著外口的路草。佇埤仔頭的甘蔗園內逐田鼠了後，伊出--來看無主人，就家己認路轉厝，閣順繼共阿慶叔拍-ka-落的木屐嘛咬--轉-來。

「你欲kah放生，伊煞顛倒比你較早轉--來.....」阿慶孀感覺好笑，嘛為著Kut-looh毋甘：「這表示這隻狗和你的緣份猶未盡，你無應該共放揀啦.....」

查某囡嘛來替Kut-looh講話：「閣連你的木屐嘛咬轉來還--你-ah，你攞無共呵咾.....」

Kut-looh倚佇阿慶叔跔邊搖尾，司奶。

「你毋是定定攞講，Kut-looh比阮這幾個姊妹仔攞較司奶？.....Tann伊這馬都家己



轉--來-ah，你就共留咧，莫閣共放生--ah啦.....」

「共留咧？媒人婆攏無人敢來，恁姊妹仔攏嫁袂出去，按呢是袂繼續共我食了米到當時啦？」

「嫁袂出去就莫嫁嘛，攏留咧共你司奶，有孝你啊.....」

「免！Tshun恁這3个，攏趕緊揣著好翁婿通嫁嫁咧，就是對我上大的有孝啦.....」阿慶叔那行入大廳：「足喙焦，無愛閣講--ah.....」

頭一擺放生失敗，阿慶叔才智覺原來是伊siunn過看輕Kut-looh。伊竟然袂記得認路正正就是狗仔天生的本領。對義竹到埤仔頭才短短無幾里路，對Kut-looh來講，無論來去，攏kan-na算是小可代誌niā-niā啦。

這馬第二擺，阿慶叔除了原本的竹籃仔，閣另外加tshuân 1跤麻布袋。按算欲共Kut-looh入跔布袋仔內，予伊無才調偷看、認路通閣走倒--轉--來。

Kut-looh頭起先有一點-á反抗，毋肯乖乖坐入袋仔內。阿慶叔早就有料著，伊tàn幾塊-á雞骨入去麻布袋內，siānn Kut-looh乖乖-á入袋，阿慶叔才趕緊共袋仔喙縛--起--來。

阿慶叔閣特別改變路線，按算對義竹經過八掌溪橋，去到台南的鹽水才放生。伊想講，Kut-looh是對鹽水祛--轉--來-的，最後就共送轉去原來的所在—鹽水。對佗位來，就轉去佗位。An-ne嘛算較有意義啦。

阿慶叔騎跔踏車載Kut-looh離開義竹，騎向八掌溪橋。Kut-looh佇袋仔內一直phún一直hainn，害阿慶叔騎著無啥安穩。阿慶叔知影伊jiàu欲出來認路，就一直攏無tshap--伊。好佳哉幾分鐘後，Kut-looh就漸漸安靜落來，無閣吵鬧，跔踏車嘛才恢復會當繼續穩穩-á騎。

阿慶叔一路經過八掌溪橋，騎來到鹽水這片。伊七幹八幹了後，tshuē著1片足闊的番麥園。番麥攏已經大到有一人kuân--ah，規个番麥園足密足ōm。阿慶叔感覺跔tsia放生的條件袂比甘蔗園較穩，就停車準備欲共Kut-looh放--出--來。

「Kut-looh乖哦，咱到位--ah，我放你出--來.....」阿慶叔輕輕搭幾下-á麻布袋，那開始散索仔：「鹽水是你的故鄉，我恁你轉--來-ah.....你佇tsia若遇著新主人好心欲收養你，你著乖乖綴人轉--去，就親像以前綴我àn-ne.....」



阿慶叔那故布袋，那感覺奇怪，Kut-looh這時哪會tsiah-nī乖，tsiah-nī恬靜？伊心內煞hiông-hiông感覺懷疑恰不安。趕緊共袋仔喙開--開，大聲叫：「Kut-looh，你會使出來--ah，Kut-looh出來，來……」

Kut-looh佇袋仔內，完全無動靜。伊目睷kheh-kheh，喙開足大，身軀擺袂-振-袂-動--ah。伊，伊敢會是死--去-ah？

阿慶叔足驚惶，趕緊伸手去探Kut-looh的鼻氣。冷冷靜靜，無聲無息。Kut-looh真正死去--ah。原來是麻布袋仔siunn過密，尤其佇嘉南平原當咧熱的七月天，阿慶叔騎車又閣慢，Kut-looh一路悶半點外鐘久，無才調喘氣，才會活活翕死佇袋仔內。

「我哪會tsiah-nī gōng，連這都無想著啦？……」

一个勢讀冊，卻是嘛預顛種田的草地紳士，因為一時失誤，煞親手害死家己疼命命的狗。伊相當自責，傷心閣激動，雙手共Kut-looh攬tiâu-tiâu，煞忍不住哭出聲。

阿慶叔沿原路共Kut-looh閣載轉來厝。

早期，農村社會普遍有「死貓吊樹頭，死狗放水流」的風俗，但是阿慶叔毋甘àn-ne做。尤其Kut-looh閣是家己失手害--死-的，若真正共伊掠去tàn落八掌溪放水流，這會害家己一世人良心不安，伊絕對做袂到。

經過探聽，阿慶叔特別去tshuē著彼个定定替人誦經、作法事的食菜維--á，請伊來共Kut-looh辦法事，超度亡魂。然後，才閣佇家己的園尾選1个所在，足莊嚴，好-禮-á共Kut-looh安葬入土。

自彼擺發生Kut-looh的意外事件以後，阿慶叔就無閣再相信「放生是做善事」這款主張--ah。伊定定攞講：「放生就是放揀性命，咱千萬毋通放生啊！」

【煞】